



上帝的指紋

GOD'S FINGERPRINTS

同行天路

劉華清姐妹

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

(加拉太书2章20节)



文字事工团队

文字编辑组：刘华清，管隽，王瑾，陈杰

版面设计：马利

印刷：郭克琳

约稿组：牛宁，林清，于竞学，郭克琳，
李军，侯瑞萍，张岚，吴虹，王瑾，
马利，管隽，刘华清，陈杰

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，如同雲彩圍著我們，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，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（希伯來書12：1）。

除了在屬靈的家裏遇到屬靈的人，神也給我機會在其他地方與場合“偶遇”一些清心愛主的同路人，讓我得以一管窺豹的看到一個神的國度，在這個魔鬼暫時掌權的世界中，主為自己留下多少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這些“雲彩”“不經意”地出現在我的生命中，甚至“出現少時就不見了”。但他們帶給我的影響，給我的感動或鼓勵，卻讓我在世事掙紮中常有幾個片刻，能夠安靜在神的面前，安靜在聖靈裏面。

第一位：Carissa

大概是2010年吧，我隔壁的實驗室來了一個新的技術員，一個年輕的亞裔女孩子。這個女孩子總是微笑著，時常帶著一個小小的十字架項鍊。她很熱情，很快我便得知她也是個基督徒，十歲左右隨父母從菲律賓移民來美，現在去的是一個international church（國際型教會）。又過了一段時間，我發現她和我一樣，都是下午不到五點就打包下班了。我是為了去幼兒園接孩子，她去幹什麼呢？她興奮的告訴我，從周一至周五，每天晚上有兩個半小時的時間，她都去參加神學培訓。她告訴我她的那個神學班有神的祝福，很多人的生命在那裏被挑旺。

接下來的幾年裏，每年她都會“失蹤”一段時間——去短宣。我所能記得的是她先後去了南美，為當地的孤兒，和伊朗，為當地的戰爭寡婦，送去神的祝福。她每次回來都會給我看她拍的照片，分享她所經歷的神。她告訴我，神特別把對孤兒和受過性侵犯的女孩子的負擔放在她的心裏，她希望將來能回到亞洲，去關懷這樣的人群。但她也在掙紮，因為她心裏還

有一個計劃也是由來已久，就是申請醫學院繼續深造。

去年年底的時候，她告訴我她很可能要離開去泰國宣教。她說那裏有個小村子，幾十年前曾經有宣教士到過那裏，留下祝福——那裏有基督徒。但因為很久不再有主的工人，也沒有屬靈的餵養，因此沒能再有新的基督徒，而且現有的基督徒也因為沒有屬靈的餵養，對神的話語並不熟悉。這些年邁的基督徒一直在禱告，求主差派工人來。她說她有感動去，而且神也為她預備了一個同工，一位曾在非洲有過多年宣教經驗的姐妹。2014年1月份，她離開實驗室有一個多月的時間，去了那個小村子。回來的時候她患著感冒，但是依舊很興奮。我那時忙著換工作離開原來的實驗室，並沒有細問她的情況。上個星期五，我有事回到原來的實驗室，和她聊了十幾分鐘，她說她將於八月份辭職，十月份啟程去泰國宣教，為期兩年。我心裏很受觸動，雖然我們曾經談起過這件事，但是當她就要成行的時候，我心裏還是有很多的不舍和擔心。我擔心她的安全，也擔心她今後的生活，雖然我知道神都會預備。

在我與她相識的這段時間，我們常常一起分享我們的軟弱，然後“公然”在我們那層樓的會議室的安靜角落裏一起禱告。我知道她也在為她實驗室的每個人禱告，信主的，抵擋主的。她安靜而喜樂的美麗在我們那層樓裏都成為祝福。我自己實驗室的一位俄羅斯的年長的技術員，曾經對我說，看看Carissa，與她的同齡人是多麼的不一樣。多少年輕人都在揮霍金錢，揮霍青春，而她是個giver (給予者)。

第二位 Angela

兩年前，小兒子還是小寶寶，我媽媽常常帶他去我們家附近的小公園去玩。後來常聽我媽媽說起，小公園有一位年輕的媽媽，是美國人，喜歡給我媽媽說話。我想，我媽媽雖然能夠聽懂也能講一點兒英文，但都有限，是怎樣一位耐心的美國人，竟然這樣接納一位中國老人呢？

我和媽媽一起去小公園的時候，遇到了這位美國媽媽。她很年輕，也非常美麗。我們沒說幾句話就發現我們是主裏的姐妹。更讓我驚奇的是她的信主經歷。她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，而且從小接觸教會，但她說她真正認識主，是在中國西安！曾經有兩年的時間她在西安當教師，去的是一個雖在中國本土，但是只有外國人才可以參加的教會。在那個教會裏，她遇到了一對兒來自香港的夫婦，他們的生命改變了她的生命。她回到美國後，在一個教會聚會並兼職做教會的管理工作。這個教會就在Doyle 小學聚會，是英文教會，但有半數成員來自中國。

卻要在那裡站著，雖然心裡也是緊張，但是卻要鎮定，卻要以笑臉面對每一個走過的人，口中還要鼓勵他們說，不要怕，有神與我們同在。這需要多大的信心啊。

有一個牧師跟我分享，有時候禮拜天他的心真的是低到谷底，被傷害、被誤會、心裡感到非常痛苦，但是他還是要鼓起勇氣，以笑臉面對每個會眾，還是要鼓勵那傷心者，為那生病的禱告，把神的愛帶給每個有需要的人。我問他，你是怎麼作到的呢？

他對我說，每當他灰心，無力向前的時候，他就望向耶穌，他看到那帶著荊棘冠冕的主，臉上淌著鮮血，對他說，孩子！我愛你！

這就是帶傷的醫治者。沒有一個牧者是完全到不需要安慰鼓勵，沒有一個服事的人是健康到不需要別人的代禱和幫助。

那抬約櫃的祭司內心雖然害怕，肉體也有軟弱，但是因為神呼召他們，吩咐他們要在河中站定，所以他們遵行神的話，在那裏站定，因此眾人才能安然經過，雖然他們和我們一樣，也是有血有肉有害怕，但是因為神呼召他們，所以他們順服，因此，眾人得以蒙受神的恩典，我們是不是應當為祭司們禱告，鼓勵安慰他們呢？

求主幫助我們，讓我們能起來為我們教會那些，蒙召為我們在河中站定的祭司們感恩，獻上我們的禱告。

主啊！我感謝祢，為我們設立了這些祭司們，為了我們在河中站定，我們為他們禱告，求主供應他們的需要，保護安慰他們，當他們孤單無助時，求祢成為他們的幫助和力量。



祭司在河中站定

戴侃老師發的靈修短文（作者不詳）

“百姓離開帳棚要過約但河的時候，抬約櫃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頭。他們到了約但河，腳一入水（原來約但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漲過兩岸），那從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極遠之地、撒拉但旁的亞當城那裡停住，立起成壘；那往亞拉巴的海，就是鹽海，下流的水全然斷絕。於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面過去了。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但河中的乾地上站定，以色列眾人都從乾地上過去，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但河。”（約書亞記3章14-16）

舊約時代，神設立了三個不同的角色來帶領他的百姓，有祭司、君王和先知。

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迦南地之後，神首先設立祭司來帶領他的百姓。士師記的時代，一個又一個的祭司先後來帶領百姓。到了撒母耳的時候，百姓要求立王，於是神開始設立君王來管裡百姓。但是這些君王不聽神的命令，所以神又設立先知來向百姓說話。直到耶穌來了，他代表的是：又是祭司，又是君王，又是先知。

今天雖然我們已經沒有了這些職分，但是仍然有這些功能，有些人是被呼召來當祭司的，所以他們專職在教會裡服事，替百姓守望呼求，把人的需要帶到神的面前。有些人是被呼召要成為君王，能把世界的資源帶進神的國裡，成為管理者。又有些人是被神呼召要成為先知，站在神的角度向人說話。警告人、提醒人要悔改歸向神。

這三重角色必須配合得好，神的國才能得以健康，神的國才能更好地發揮功能，才能攻破仇敵的營壘，建造神的國。

身為祭司的工作，最艱難的部分，就是要成為百姓的遮蓋，要成為那為百姓晝夜代求的代禱者。

上述经文最後一節，所記載的正是祭司工作中最難的部分，就是在河中站定。

試想，當時的約旦河正是河水漲過兩岸的時候，也就是雨季河水最多的時候，在河水洶湧的時候，看著那滾滾的河水被一種無形的能力擋住，在那裡翻滾著，在那裏怒吼著，當大家都跑步趕緊走過河底的時候，祭司

於是，我們帶孩子的時候，常常分享，主裏的安慰或軟弱，我們也常常在孩子玩的小公園，在孩子安全狀況允許的情況下，手拉手禱告。我能感受到她和她的家人對中國的負擔。我曾經遇到過她的父親，他因為工作的緣故常去中國蘇州，也去那裏的教會。還有一天她告訴我，她覺得突然間聽到上帝的提醒，現在就應該讓唯一的女兒（3-4歲）開始學中文了！我曾經自告奮勇說教她女兒學中文，但到現在也沒有兌現，真是很虧欠！

第三位 一位來自山西的阿姨

小兒子小的時候，我媽媽除了帶他去我們家附近的小公園外，每天還去Doyle公園。有一次，我下班後，接了大兒子去Doyle公園找我媽媽和小兒子，看到我媽媽正在和一位阿姨聊天兒。那位阿姨在搞清楚我是我媽的女兒之後，用濃郁的山西口音說了一句話，“感謝上帝，你有一個好媽媽。”我馬上敏感起來，果然，這位阿姨，用她自己的話說，“是信耶穌的”。阿姨後來很不好意思的笑著說：“我還想給你媽傳福音呢！原來你也是基督徒！”我趕緊說，“阿姨，請千萬給我媽傳福音，她還沒信呢！”阿姨笑著摸著我的肩膀說：“好，你給我禱告，咱倆同工，”又用手指指天：“神也和我們同工！”我的眼淚一下子流了出來。那段時間，因為種種關係，父母對我們的信仰很不理解，有時我們去教會他們都會不高興。當我為這些事情焦慮、傷懷的時候，阿姨那個手指天的動作，傳遞給我一個非常複雜而且震撼的信息，到現在我都沒有辦法準確說出，究竟是什麼讓我對這個手勢念念不忘，我想可能是這個向上的手勢讓我瞬間擺清楚了神與我的位置，也宣告他是我的依靠！

我問阿姨去哪兒聚會。阿姨有些遺憾的說，就在這小學裏（Doyle小學），（原來就是Angela他們的教會）。阿姨說：“他們年輕人（兒子和媳婦）來這兒，說是學英文。我們聽不懂，但不管在哪兒，都是敬拜神！”，而後阿姨又滿足的說：“上個星期他爸來了（阿姨比他的丈夫先到美國帶孫女），我們兩個一起走到西區去了。”西區（西區主恩堂）是說中文的，難怪阿姨會滿足。但阿姨住在Doyle公園對面，和明華弟兄家比鄰，步行得走多長時間才能到我們主日聚會的地點呀？我馬上很心疼，我說：“阿姨，下次我來接你！”阿姨說：“不用，阿姨走走是種享受！”

我與阿姨見面的次數不多，後來也見到過阿姨的丈夫，也會說起我父母信主的事情。他們都不善言辭，但與他們在主裏的溝通，常常是他們的一個眼神，一個動作或語氣，便給我帶來很大的鼓勵，讓我忍不住掉淚。

第四位 從未謀面的傳道人師兄

根據郵件記錄顯示，2013年10月31日，我莫名奇妙的收到一封只聞其名卻從未謀面的師姐的郵件（因為年級相差較遠），信裏提到一位我連名字都沒聽說過的師兄（因為年級相差更遠）患病去世，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他的家人。我並未上心，但想著作為一個基督徒，幫助有需要的人也是應該的。

幾天後，我收到相關主題的另外一封郵件，這封郵件在我和我丈夫的心中激起千層浪，郵件原文如下：

大家好：

告訴大家一個沈痛的消息。我們的所友，同學和朋友馬天才於今年10月27日在美國特拉華州威明頓 (Wilmington, Delaware) 病逝。天才於1994至1997年期間在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學習，並取得藥理學博士學位。畢業後赴以色列做博士後研究一年，然後赴美國繼續博士後研究。後又在德克薩斯州的一神學院學習三年，畢業後成為牧師，先後在紐約州，康州，田納西州，和特拉華州傳播福音。在美十多年來，天才身患白血病，一直頑強與病魔作鬥爭。身體一度康復。最近兩年病情有所反復。去年六月做了骨髓移植手術，病情大為好轉。今年七月身體開始出現排斥反應，十月底醫治無效病逝。我和我的家人也住在特拉華州的威明頓，見過天才和他的太太以及他們三個可愛的兒子。天才的大兒子David在芝加哥大學讀書，明年夏天畢業。二兒子 (Jonathan) 上小學五年級，小兒子(Daniel)上小學三年級。因為天才家庭收入微薄，加之其常年生病，所以沒有積蓄。天才的太太近兩年開始在藥店做技術員 (Pharmacy Technician) 的工作，收入難以支付房租。現在家庭經濟非常困難。預計明年天才的大兒子畢業工作後會大有好轉。如各位經濟許可，希望為他們提供一點經濟上的幫助，幫助他們度過暫時的困難。天才的太太和孩子的聯系方式如下。

2013年的10月底11月初，我丈夫正在經歷找工作的失敗，我們小組正在經歷人員變動而造成的肢體傷害。當我陷入深深的自憐的時候，我收到了這樣一封信。苦難的難題，在今生沒有解釋，唯有面對神的那一天我們才能明白他那其實美好的旨意。但是就今生來看，神真是“不偏待人的”。神並沒有為自己的仆人多預備什麼今世的祝福。這樣一個清心愛主的家庭也會面臨這樣青黃不接的難處。主要我們留心看世人的結局，但就世界的角度看這位傳道人的結局，怎能說不悲慘呢？說到底，用世界的角度看自己的結局，怎能說不失敗呢？！

我真是不能再慨嘆自己的不順利，也沒有資格說什麼“越近十架路越窄”。主的魅力不在這世界以內，他帶給我們靈魂與心靈的祝福，是那顆重價的珠子，足以叫人歡歡喜喜的變賣一切所有的來換（馬太福音13: 44-46）。——雖然，我現在沒有這個膽量和身量。

一點後續，後來我聽說馬天賜（原名馬天才）牧師同年的一些同學，已經組織起來，準備為這個家庭做長期的奉獻（其中也包括我們教會的弟兄），目標是至少能夠幫助他們支付每月的房租。

感謝主，今天第一次有機會把神放在我身邊的幾位他的天使記錄下來。他們與我相交時間不多，但他們身上的主耶穌的生命，卻影響了我的生命，成為主耶穌馨香的見證。

非常喜歡於宏傑牧師說的一句話：“我們每個人，對周圍的人，都是有影響力的。不是好的影響，就是壞的影響。”世界很大，我們每日相交的人卻不多，我們對世界的影響通過這個小小的界面滲透出去。願主使用我們，讓我們每日的生活都成為與主同行的見證，不輕看走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個人，每一個時刻。

後記：Carissa姐妹會於7月18日來我們周五團契做見證分享，請弟兄姐妹們在禱告中紀念。

